

卷二

名臣



朱可亭先生編輯
蔡梁村

歷代名臣傳

後附名儒循吏傳合刻

鄒氏家藏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始漢留侯迄元董搏霄凡三百
有奇或曰人才莫盛於虞周五臣十亂
盡之矣夏禹啟間類皆先代之臣殷伊
尹仲虺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傳說外他
無聞焉今編名臣若干毋乃濫乎曰必

朱序

一

如臯夔伊傅周召而後謂之名臣則得
與斯選者幾何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集中所載皆上法古人而卓自樹立者
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
天民者如汲長孺魏文貞者非所謂社
稷臣乎漢之武侯唐之宣公宋之韓范

司馬第其品在天民大人之間歟或謂
武侯宣公韓范司馬之有功聖道者不
少何以不列於名儒曰天生聖賢以為
天下未有功名不本於道德亦未有道
德而不發為功名者不幸而著書育才
以守先待後非得已也程朱之不為名

朱序

二

臣有以夫是故有堯舜而後有五臣有
文王武王而後有十亂漢唐以下遭際
不同聲績亦異總其要歸多由元首我

皇上嘗訓廷臣謂非皋夔稷契成堯舜堯舜
實成皋夔稷契吾君臣其交勉之恭繹

聖言夙夜警惕自念遭遇

聖明不能感茲刻勵附日月之末光而榮施
於無窮可謂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矣爰錄名臣都為一編審其所
值之時所行之事所守之節所建之業
或俊偉光明直行已志或委婉曲折務
達其心之所誠然而後已雖不能與臯

朱序

夔伊傳周召等量而齊觀要從此日以
尚友十載高山景行其長人神識志氣
者豈少哉夫求珠者必于淵求王者必
於山適伯樂之廐者織離綵駉惟駕所
適顧覽斯集者各取法于上而設身處
地恭觀效法以自奮于

堯舜之冊書曰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詩曰有

馮有翼有孝有德行將旦暮遇之矣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高安朱軾書



朱序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濶踈如陳竇張浚必錄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

蔡序

一

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純用鈞距之術揚雄為莽大夫故均削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為

開國功臣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
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綸鬱不得施
嚮用方殷遽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
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
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
搖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
褚遂良岳忠武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

蔡序

二

者狄梁公李鄴侯也邵德高年蔚為國
瑞者高允文彥博也盡行所學魚水相
歡貞觀致治幾于三代魏鄭公偉矣蘇
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
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温
嶠李晟祖逖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
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畧蓋世

寵利不居張子房高矣鄧禹曹彬亦可
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段頰文信國余
闕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
瓘胡銓最顯合千數百年巨公碩彥崇
勲峻節彙次成書若聚之於一堂而親
聞其警效緒論也若設身處地而親見
其設施張弛溫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概

蔡序

三

也若琳琅羽革絺縞柶筩五色之土三
品之金九江之龜之貢于夏后氏之廷
也若大訓球圖貝鼓允戈和弓之陳周
家之房序也編次者誰自漢至隋南城
張君百川也唐至後五代漳浦藍君玉
霖也宋至元安溪李君世幽也三君稽
古有得慨慕前脩負經世之志高安公

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僭加脩飾之高安公又從而潤色之蓋高安公贊襄密勿于

帝廷時聆

壽咨之訓賡明良之歌世遠又簪筆

起居忝在講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

聞

蔡序

四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諄懇詳盡非語言記注之所能繪可以垂之千百代而為典謨爰推本此意與諸君合訂此書以脩朝夕之省覽起臣子之興觀多士幸際昌期之會奮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為階梯而上溯焉臯益甘傅周召可比隆也漢唐以

下云乎哉

雍正五年丁未夏五端陽日漳浦蔡世

遠書



茶序



勳

雍正五年丁未夏五端陽日漳浦蔡世

下云乎哉

序

竊聞聖賢出處不同。其道原無二致也。果有得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學。則大用即為名臣。小用亦為循吏。而用與不用皆可為名儒。總以盡其分之所當為。行其心之所不容已。斯可以自問於

李序

一

隱微寤寐者。即可以共白於天下後世。而一時榮辱毀譽。俱勿計焉。自人之氣稟不能無偏。物欲不能無蔽。於是明不足。以自見。而眩其明者。日益多。力不足。以自守。而撓其力者。日益衆。則將上負

主知。下負民望。而先內負吾心。此具臣

竊位處士虛聲。所繇貽笑千古也。方今
聖天子以聰明睿知之姿。繼重熙累洽之治。
高安朱先生以一代名儒。由詞林出為縣
令。敷歷中外。迄掌

綸扉。謨明弼諧。贊襄盛美。凡名臣循吏之境
地。皆身歷而實踐之。洵乎接濂洛關閩

李序

二

之心傳。而紹稷契臯夔之洪業矣。乃坐
論之暇。不廢稽古。爰採歷代名臣循吏
名儒列傳。各為一集。分別論定。鑿諸梓
以廣其傳。合數千年間名公鉅卿。豐功
偉烈。潛德幽光。莫不朗朗如列鏡中。赫

赫如在昨日。蓋仿史漢之體裁。而更精

其權量。千古之臣極在是。千古之人紀亦在是矣。衛不敏。幸嘗侍教左右。略知策勵。是集之刻。猥蒙命以弁言。竊思三代以後。名臣循吏。莫盛於漢。名儒莫盛於宋。何哉。漢之世。用人不拘流品。明試惟以實功。宋之君。仁慈恭儉。優渥儒臣。故經濟學業。雲蒸霞蔚。如響應聲。如影隨表。不可誣也。當茲景運光昌。

李序

三

天子立賢過於成湯。作人邁於周文。其抱經世大猷。乃心體國者。固已賡歌廊廟。垂懿旂常。而循良守令。惠政方施於境中。徵書已降於

闕下。至於通經學古之士。莫不拔茅連茹。彙聚而升。將見名臣循吏名儒比肩接踵。古今人豈遂不相及耶。先生之編是集也。欲使服官涖民者見諸寔效。而閉戶窮經者。矧其薪傳。所以黼黻太平。媿隆三代。意至深遠。允讀是集者。能無

李序

四

觀感而興乎。此則衛之所以皇然自勉。而願與天下士大夫共勉之者也。謹序。雍正丁未壯月彭城後學李衛頓首拜撰

王

歷代名臣傳目錄

卷之一

漢

張良

蕭何 曹參

周勃

周昌

申屠嘉

卷之二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漢

賈誼

張釋之

周亞夫

汲黯

蘇武

卷之三

漢

霍光

金日磾

張安世

趙充國

王吉

卷之四

漢

魏相

丙吉

蕭望之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朱雲

王章

王嘉

鮑宣

卷之五

漢

鄧禹

馮異

寇恂

來歙

馬援 耿弇

卷之六

漢

劉蒼

第五倫

袁安

何敞

楊震 秉 賜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三

卷之七

漢

李固 杜喬

朱穆

虞詡

張綱

劉陶

卷之八

漢

陳蕃 竇武

李膺

傅燮

皇甫規

王允

卷之九

漢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四

趙雲

蔣琬 費禕 董允

卷之十

晉

劉弘

祖逖

王導

溫嶠

卷之十一

晉

陶侃

郗鑒

卞壺

謝安

卷之十二

南朝宋

袁粲

北朝魏

歷代名臣傳

高允

蘇綽

卷之十三

唐

房元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卷首

目錄

五

傅奕

卷之十四

唐

馬周

褚遂良

裴行儉

狄仁傑

徐有功

張柬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唐

姚崇

宋璟

韓休

張九齡

張巡 許遠

顏杲卿 真卿

卷之十六

卷首 目錄

六

唐

郭子儀

李光弼

楊綰

崔祐甫

段秀實

李泌

卷之十七

唐

歷代名臣傳

陸贄

陽城

李晟

愬

卷之十八

唐

馬燧

渾瑊

李抱真

杜黃裳

卷首

目錄

七

裴均

李絳

裴度

卷之十九

唐

李渤

韋處厚

李德裕

劉黃

歷代名臣傳

五代周

王朴

卷之二十

宋

呂蒙正

張齊賢

田錫

呂端

李沆

卷首

目

八

王旦

卷之二十一

宋

寇準

張詠

李迪

王曾

杜衍

卷之二十二

歷代名臣傳

宋

范仲淹

韓琦

卷之二十三

宋

富弼

歐陽修

文彥博

趙抃

卷首

目錄

九

蔡襄

卷之二十四

宋

司馬光

呂公著

范純仁

卷之二十五

宋

范鎮

歷代名臣傳

呂誨

鄭俠

范祖禹

蘇軾
轍

卷之二十六

宋

陳瓘

韓忠彥

李綱

卷首

目錄

十

卷之二十七

宋

宗澤

趙鼎

張浚

卷之二十八

宋

岳飛

韓世忠

歷代名臣傳

劉錡

卷之二十九

宋

劉子羽

吳玠
璘

高登

洪皓
朱弁

胡銓

卷之三十

卷首
目錄

十一

宋

虞允文 陳康伯

陳俊卿

王十朋

趙汝愚

卷之三十一

宋

孟珙

汪立信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十一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卷之三十二

金

梁襄

徒單鑑

完顏承暉

卷之三十三

元

耶律楚材

劉秉忠

廉希憲

卷之三十四

元

史天澤

安童

徹里

不忽木

歷代名臣傳

卷首

目錄

十三

董文用

郭守敬

卷之三十五

元

陳天祥

哈刺哈孫

李孟

余闕

察罕帖木兒

董搏霄

歷代名臣傳

首卷

目錄

十四

歷代名臣傳卷之一

高安朱 賦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歷五主。秦滅韓時。良年少。未宦。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張良

觔。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隴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至期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乃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張良

二

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燒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再戰皆勝。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

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疆。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請自立爲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良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良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遣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及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項王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良與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令釋不擊。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而信越不會。至固陵。爲楚兵所破。漢王入壁自守。良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其計。發使告信越。信越兵盡會。共破楚。兵垓下。遂滅楚。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詔
幸而時中臣願封雷足矣不敢當三萬九乃封良爲雷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
帝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問曰此何
語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天
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夫及
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張良

六

臣則人人自堅矣帝從之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
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帝都雒
陽良曰雒陽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劉敬說是也於是帝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
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夫
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雷侯善畫

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彊要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呂澤所。十一年，黥布反，帝自將而東，羣臣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毋與楚人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帝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帝破布軍歸，疾甚。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張良

七

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帝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帝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帝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乃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欲以距漢。漢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曹參

九

怒。謀攻羽。絳灌等皆勸之。何獨諫止。且曰。願大王養民以
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乃就國。何薦
韓信爲大將軍。說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
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即不及奏。趣
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
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
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王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
今王暴露。益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

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滅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何功最盛。封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何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遣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功最多。宜第一。帝已僥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曹參

十

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逐者數矣。然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名。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奚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益封二千戶。十一年。帝自將討陳豨。有告淮陰侯信謀反者。呂后

用何計誅信。帝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有疑君心，故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其秋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帝復大說。後何爲民請，上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 曹叡

十一

中空地。帝怒，械繫何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

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執家所奪。孝惠二年卒。謚曰文終侯。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高祖起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所至攻城畧地。皆有功。初賜爵七大夫。再遷五大夫。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

十一

沛公爲碭郡長。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其後項羽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賜食邑于寧秦。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以破魏功。賜食邑平陽。及高祖即帝位。徙韓信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封長子肥于齊。以參爲齊相國。六年。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六。世世勿絕。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身被七十創。野戰畧地。爲諸將最。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天下

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至。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殺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後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 曹參

七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宣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迺語宙。試從容問而父。宙洗沐歸。間侍自從。其解諫參。參怒。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乃者我使誨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

皇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卒。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謹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密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

論曰。世言蕭何初進韓信于高帝。後復獻計誅之。爲德不卒。夫君臣朋友。惟其道爾。使信果有逆萌。何安得顧朋友之私。而忘君臣之大哉。何與參始相善也。既而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蕭何 曹參

古

隙。及何死。薦參代相。參遵何舊章。至尊如君。親如己子。官吏賓客。衆多。俱爲言。卒恪守不變。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若何與參。可謂羣而不黨者矣。此與宋韓琦范仲淹上殿爭論下殿不。大和氣者。易地皆然。彼彬彬號士君子。而推賢讓能。反出刀筆吏下者。亦獨何哉。

周勃

周勃其先卷人也。徙沛。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爲沛公。勃以中涓從。所至攻城畧地。皆有功。賜爵五大夫。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及爲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王卽皇帝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九戶。從帝攻韓王信有功。又擊斬陳豨。破盧綰。盡定其地。勃自從高帝攻戰。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勃

七

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然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初高帝臨終。謂呂后曰。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及惠帝六年。曹參卒。以王陵陳平爲左右相。而以勃爲太尉。七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八年。威權自恣。殺三趙王。立呂氏三王。廢少帝。復立它人子弘爲帝。諸大臣力不能制。恐禍及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

分。陳平用其謀。與勃深相結。及太后病。令呂祿以趙王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誡之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崩。以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與平陽侯宙爲內應。以誅諸呂。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禦之。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產祿欲作亂。內憚勃章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勃

十六

叛之。故未發。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之子寄。與呂祿善。勃與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三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宙見產。會

郎中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宦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宦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勃

七

入。徘徊往來。宦恐弗勝。馳語勃。勃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乃謂章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類。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于是陰謀謂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
興居朱虛侯章弟也。請與太僕汝陰滕公除宮。滕公前謂
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
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
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
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殺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
邸。文帝旣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勛食邑萬戶。人或
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勃

六

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請歸相印。帝許之。歲餘。丞相平
卒。復以勃爲丞相。凡十月餘。免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
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
之。勃以千金予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教引爲證。初。勃之益
封。盡以予太后弟薄昭。昭爲言太后。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
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旣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乃復就國。
孝文十一年卒。諡曰武侯。

論曰。寬仁如孝文。不銖鉞不朝之玉。不桎梏受賕之吏。
丞相勃。平定內難。加以迎立大功。顧屢遭策免。又詔獄
焉。其故何也。勃天資厚重。而苦不好學。當其上符璽時。
願請問有言。非以市德。即以營私。明主猜疑之端。固已
伏於此矣。一生鄙朴。稚魯少文。袁絲謂其有驕主色。蓋
功則高。而所以居功者未善乎。方高后擅王諸呂。面折
廷諍。不如王陵。沉幾觀變。不如陳平。而高帝獨曰。安劉
氏者必勃。卒之國勢隳卵。不動聲色。轉移於呼吸間。可
不謂社稷臣哉。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乃皆從沛公沛公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去而使苛守城楚破城欲令苛將苛罵曰君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亦素懼昌及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帝以畱侯策止而昌廷爭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昌

十一

之強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罷昌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行且代君昌笑曰何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見高祖心獨不樂悲歌問曰陛下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懼萬歲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堯

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

者乃可。高祖曰：然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于是徙昌爲趙相。而拜堯爲御史大夫。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固不遣趙王。太后怒。迺使使召昌。昌至。太后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周昌

三

論曰：高帝濶達大度。然以馬上得天下。自酈陸叔孫諸人待之。不少加禮。昌以木彊無文。立于朝。獨見嚴憚。其丰采嶽嶽。可想見也。漢初豪傑競起。智名勇功。無慮數什伯。而伉直強忍。不顧犯主之顏色。使公卿貴戚近幸。咸頰首降心。不敢以非禮犯者。獨昌一人。如申屠嘉于孝文。汲黯于孝武。又其聞風興起者也。君子之立身事君也。惟義所在。而不以盛衰榮敗易其心。方戚姬寵幸。昌持大義廷爭。不少假。及其母子熒熒畢命旦夕。乃再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山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嘉聞之欲奏
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嘉請
誅錯帝曰錯所案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中且
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
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自嘉死後陶
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澤輩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于世者

論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周禮天子摯御攜僕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中屠嘉

西

後宮奄尹女奴之屬皆領之太宰蓋所以大出入起居
之坊而裁抑其恩僥杜閉其讒褻使無有淫媾戲媢之
漸以蕩上心清宮府正朝廷於是乎在惟聖帝明王敬
信其大臣諸巧言便辟側媚之人不得以間之故唐虞
三代之隆無宦官宮妾亂政之禍此道得也是以君子
不難申屠嘉而難孝文皇帝夫割內心之私愛以申明
法自敵以下猶或不堪况天子乎嘉正色立朝前後執
法不少回互然卒有所梗而不行者非特鼂錯機深不
如鄧通之馴謹易制亦由景帝偏聽私人逆忠直遠者

德之故也。司馬遷班固乃謂嘉剛毅守節而無術學。夫蕭曹陳平守功以謙亦保身之一道。然古大臣不以寵利居成功。惟復政厥辟可也。既已在其位而持祿養交。阿諛順旨。是孔光張禹輩皆得託于學問深謹之氣象。以蓋其庸惡陋劣而長富貴于子孫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一

申屠嘉

五十二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南城張江分纂

漢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行第一徵爲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書乃召爲博士是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賈誼

一

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爲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自顧不逮遠甚帝說之趙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二年誼上疏請廣積貯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前聞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甚少而靡之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斲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多。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親耕籍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天子思大用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迺漸疎不用。以爲長沙王太傅。時帝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誼上疏請收銅而禁盜鑄。以爲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賈誼

二

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請收銅勿令布。使民不得鑄錢。賈山亦言之。帝皆不聽。誼適長沙。行次湘水。爲賦弔屈原亦自傷也。居三年。有鵬止其舍。誼旣懼。長沙地卑濕。壽不得長。鵬又不祥鳥也。更爲賦以自廣。後歲餘。徵誼入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勝太傅。勝文

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傳之。是時單于數侵犯邊塞。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擬過當。往往以逆誅。誼數上疏言事。多所欲匡建。大畧謂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其策當世諸侯王則曰。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於播德威移風俗定經制先禮後法教太子禮貌大臣諸事皆反覆引喻切當治體。自謂稽之天地。驗之古今。日夜念此。至熟非虛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建言及之。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賈誼

三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誼再上疏諫。又請帝增淮陽王武代王參封地。以備齊趙吳楚。二王文帝子。景帝親弟也。帝從誼計。徙武爲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其後卒賴其力。破七國。懷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文帝後思誼言。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子以王之。武帝時主父偃因誼策。請推恩使諸侯王得自分子弟國邑。諸侯始弱。武帝又舉賈誼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

嘉好學世其家

論曰西漢諸臣好謀議通權術者稱賈鼂鼂之削七國
與賈策諸侯王畧同而為袁盎所中亦其天性刻深動
與禍會也賈之學術論議較正于鼂而醇深不及董廣
川蹕厲風發無寬居之度優柔夷愉之致諸葛武侯有
言寧靜可以致遠斯洛陽南陽所由以異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賈誼

四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以貨爲騎郎。事漢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張釋之

五

如何如人也。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二世而亡。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乃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帝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紆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亡石椁。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張釋之

六

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特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後景帝立。釋之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鞮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人或以此讓王生。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于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歷代。石臣傳。

卷之二

張釋之

七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論曰。自周公弘吐哺握髮之誠。延見天下士。後世賢公卿因之。虛已側席。有加禮焉。迄于漢初。流風未衰。曹參之于蓋公。王生之爲張釋之。是也。釋之終以劾奏太子得罪。然尊朝廷。敬官守。乃人臣盛節。其不奉詔拜齋夫。尤見大體。漢世稱賢廷尉二人。張釋之于定國。定國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重經術。考其生平。釋之風節。尤著漢朝哉。

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庶子也。初爲河內守，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亞夫軍細柳，皆授將軍號。帝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是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周亞夫

八

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景帝以亞夫爲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穀屯阨陋之間，且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雒陽，使吏搜穀屯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亞夫父客鄧都尉說亞夫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多，力令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糧道，使吳梁相歷代名臣傳

亞夫固爭之不能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太后欲封皇后兄王信爲侯。帝問亞夫。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今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顧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帝曰。起。亞夫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葬器。不時與錢。爲人所告。事連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卒。

論曰高祖功臣雖保全終始。如蕭曹張陳。及其再傳。

嬰罪戾被削奪者多矣。兼資文武。備位將相。獨亞夫。

人與其父後先輝映。可不謂賢歟。文帝法古賢君推。

之義。屬之景帝。委以重權。此與高祖以周勃屬之孝惠。

同。豈非深計遠慮明畧之主哉。亞夫剛以取禍。司馬遷。

譏其足已不學。然用兵能任趙涉。聽鄧都尉。推賢下士。

有儒將風至爭太子以固國本。不俟王信以存祖制。絀
降人之封。激厲忠節。明于大體。雖詩書之稱。創何以
加焉。

歷代名臣

卷之二

周亞夫

十一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十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粵相攻。帝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又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遷滎陽令。黯耻爲令。稱疾歸田里。帝聞。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汲黯

十二

畱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召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盜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帝方招文學

儒者謂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汲黯

三

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于帝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深文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閒常言與匈奴和。

親無起兵。帝方尊重公孫弘，而張湯用法數奏決讞，以幸黯。黯常面觸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帝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汲黯

古

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匈奴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數。臣愚以爲陛下得彼人，皆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掠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帝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方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汲黯

五

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貶。帝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帝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初。黯爲主爵都尉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以杯酒爭忿。欲殺將軍灌。夫而魏其侯竇嬰救之。廷辯東

朝公卿以下畏田蚡莫敢言。惟黯以魏其言爲是。始終不變。同時陳人鄭當時以善推轂賢士。內行潔廉。與黯並名。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以此不及黯。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論曰。自古聖帝明王。所求乎格其非心。養其德性者。不遺于侍御之人。况所得賢士大夫哉。汲黯立朝。天子敬比于師保。自王公戚屬近幸。莫敢以非禮于及。賑窮黎。開釋無辜。汲黯然惟恐後。詩曰。衮職有闕。惟仲甫補之。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汲黯有焉。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父建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武少以父任與兄嘉弟賢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畱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畱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畱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蘇武

七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請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衛律者漢使使匈奴還聞李延年得罪律素善延年懼並誅復亡歸匈奴單于立爲丁靈玉未嘗一日離左右也勝聞常言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事敗其黨多戰死而生得虞常單于乃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議欲殺漢使者

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
召武。受詞。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炷火覆武
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
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
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
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
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蘇武

六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
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
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前南越。宛。朝鮮。三國。殺漢使者。
皆立取屠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
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
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獵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將兵。于出居延。爲單于所遮降。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陵愧負漢。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乃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賢兄弟俱冒罪死。求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
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
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
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露衿。與武決
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
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主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
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
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蘇武 二

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使使者謂
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
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陵乃獨爲異域人。壹別長絕。陵起舞。且歌。歌罷泣數行下。
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
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爲典屬國。賜賚有差。常
惠等三人皆拜郎中。餘六人以老賜錢歸家。復終身。武留

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宣帝既立以武著節老臣甚優寵之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在其列

論曰蘇武陷身絕域瀕死者數矣或慷慨而起或從容而就卒全身名爲漢室光固知三軍可奪帥而匹夫必不可奪志也東漢時耿恭以單兵困守孤城至於鑿山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蘇武

三

得井煮弩爲糧連月踰年萬死一生其後遇救引歸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敝形容枯槁與武事絕相類丹心苦節歷九死而不移而其精誠所格鬼神亦若陰爲護持者忠孝之所以能動天也

